

临流观变诗人角

□王鼎钧[美国]

我在台北居住的时候，每年暑假都有文艺夏令营。有一年夏令营借新竹清华大学校园举行，诗人痲弦主持，风兮和我担任驻营讲座。痲弦把大礼堂的四面墙壁布置成广告牌，供文艺营的同学张贴新作，墙角贴诗，称为“诗角”，墙面贴散文，称为“散文墙”。

我曾以“诗角”为题对同学们讲话。为什么叫诗“角”？这个角是诗人的视角，诗人对人生自然有独特的发现，借用李健吾剧本里的台词：“诗人，他看见的，我们都看不见，我们看见的，他都看不见。”还有，诗人有独特的表现方式，我的老师说过，“诗有诗法，不恒等于文法”。诗园地就像两面墙的夹角一样，很纯粹，很集中，很小众。所以说诗如点，散文如线，小说如网；所以说诗如舞，散文如行，小说如奔；所以说诗如酒，散文如茶，小说如粥。

有人抱怨新诗难懂，诗本来就容易

懂，古典诗难道好懂？你读余光中，不能从星空看见希腊，你读杜甫，难道能从月亮看见长安？你读严力，奇怪他“喝着——一杯一杯的诗，写下一首一首的酒，一边朗诵着酒，一边斟满杯子”里的诗”，你读善慧大师，难道不奇怪他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在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”？你真懂辛弃疾“看落日榆钱满古”吗？你读李商隐“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”，如此这般，你搞不清楚什么是“愤怒的葡萄”，也就无怪其然了。

我们不会忘记，当年文学革命，举出来的偶像是白居易，老嫗能解其诗，主要论述古今中外一切好诗都用白话写成，先驱者追求的原来是“好懂”。后来诗人自己挺身作证。诗是语言中的金玉，诗是文学体裁中的贵族，诗的读者是文学人口中的选民，诗声有别于市声。诗路的这一迂回甩掉了许多人，我们不能等待诗退回来，只有自己赶上去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恐怕不能再说“所有的好诗到唐朝已经作完”。唐人知道箫声吹出怀乡病，不知道号兵吹出来的是血丝，喇叭吹出来的是火焰。唐人知道玉露凋伤枫树林，不知道叶子慢慢片片飘落，像凌迟。（张继）你了解凌迟，才了解这一句独步，枯枝如骷髅，庭园如刑场，两个字天下人刮骨椎心。走路要轻，地球会痛，（王建勋）地球没有神经，你有。地球大，也是牵发动体。修一条铁路要开多少隧道，修一座大楼要挖多深的地下室，我们都住在地球的伤口里……

诗的疆域，新诗人犹在开拓。两条线形成的夹角，线延长，角的面积扩大。我们对他们有期待，不能规范，他们的缺点，只有他们能改正，他们的成果、希望，我们都能享有。

一部文学史不是退化史，也不是进化史，而是流变史，善读诗者临流观变美色。

老师亦凡人

□叶倾城

第一次意识到“老师亦凡人”时，我才上初中。

学校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地理老师，他年轻，朝气蓬勃；他俊美，笑起来的时候像拨云见日；他热心地理，自费订阅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—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简直是惊人的行为；他全心扑在教學上，每一节课都像脱口秀，他又唱又跳又演示又讲解，誓要把地理知识全刻在我们脑子里。

这简直是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《死神诗社》里才应该有的热血老师，带动着一群半死不活的学生，走向新世界。

但很可惜，老师遇到的，是高考。我们全都知道地理是副科，成绩稍好的同学都会去理科，永远不再碰地理的边，即使学文科的同学，也不过觉得这是“背背背”的东西。有人觉得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有人小小年纪已经在背托福单词，有人在组时髦的文学社……反正，就是没人理他。他是个火焰，我们不是不锈钢，冷冰冰的，没有冒出任何一支火苗。

有一天上午，第四节课是地理，还差十几分钟，后排男生躁动起来，开始敲饭盆，那意思是：赶紧放我们去吃饭吧！

年轻的地理老师一皱眉，假装威严地说：“想提前下课去食堂的同学就去吧。”

他以为这句话能震住男生，不料他话音未了，呼啦啦，居然真的站起来好些同学拿着饭盆出去了——他们都学习优异，班主任不会批评他们的。

地理老师完全被惊呆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

我个子小，总坐第一排，此刻就在他眼皮底下，与他几乎脸对脸。我一抬头，恰好看见他扭过脸去，满眼泪。

——老师也会哭？

当时十三四岁的我，惊呆了。

到现在，再来当当年的地理老师：他就是个孩子。初出茅庐，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，他从来没想过会被社会改造。他以为将心比心，只要他真诚地对待这门学科，对待学生，一定会收获同样的真心——哪儿有这么容易。

那一刻的不知所措，是他被生活的第一次毒打吗？

现在，地理老师只怕快退休了。我不

记得他的名字，也无从知晓他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油条，抑或，他还保存了曾经的稚气与热情。

我的年纪已渐渐超过平均寿命的中位数，当年那些被我幻想过、好奇过、畏惧过的职位，都剥去了云山雾罩的幻影，露出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。我听过他们的心事，原谅过他们的软弱，与他们合作过……不过如此。

凡人皆不可被神化。

而“老师”，往往是一生中第一个被神化的职业。

想想看，从做小宝开始，就有这样一个人，告诉我们的都是对的，都是必须要完成的。谁敢不怕老师？哪怕老师从来没打过没骂过，没有像妈妈那样劈头盖脸，但——他 / 她是老师呀！光这一条，就足以让人言听计从。

有那么多好词好句是赞美老师的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有多少人，一看到蜡烛就想到老师。无私奉献，谆谆教导，严师出高徒，良药苦口……都是形容老师的。

有没有人想过，这种赞美的背后，其实是剥夺了老师作为人的一面，只呈现了他作为“师”的一面。认为老师的价值体现在对学生的理解与爱，必须要对学生有情感关怀。这样的职业要求下，人们假设着老师在教书之外，应当付出报酬的情感劳动，其中包括，在行为上，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；在思想上，引导学生向主流价值观念靠拢；在性格上，坚定平和……

但其实，老师也就是人呀。

有些老师爱打游戏；有些老师会在世纪佳缘上征婚；有些老师脾气不好，多半按捺，偶尔失控；有些老师能教育好几千上万的学生，就是教不了家里那一个……

老师会因为学生的成长而欣喜，但这欣喜里可能有私心杂念；老师会为了

殊途同归

□刘诚龙

吾有好友，其子多动，上课总是不专心，要不要小动作，要不大呼噜，吾友忧从中来不可断绝。这孩子学习精神那么差，如何是了？小愁可小，大忧大不必。聪明过剩者，课本上那些浅浅的知识，他三五分钟了然于心，余下时间叫他如何过得：玩嘛，睡啊。

比如刘献庭，这家伙便是智力过剩聪明过人的，“初，吴有高僧说法”，所谓高僧说法，换我们现在称呼，便是开办讲座与高研班之类，证据是，去听课要交钱的，“士人醵金从之讲《法华》”，刘献庭也去了，听了不到七八分钟，这家伙“伏几而胸”，呼噜打得震天价响。高僧讲，他打鼾，高僧讲完，他鼾打完。

没兴趣是吧，那就来嘛。这家伙翌日又来，交了学费的啊。只是，今天重复的是昨天的故事，刘学生交钱听课，依然是睡睡睡。高僧好是惊诧，“客何为者？”那位同学，那位打鼾的同学，贫僧问你，你来干吗，你说说看。刘处士——二三四、ABCD、嘛嘛嘛一路说法，刘老师说得好多了，深多了，高度高多了。高僧突然跳了下去（拜伏地），来来来，您当我老师，“公神人也”。

生子若如刘献庭，你叫他读书如何坐得住。刘献庭是天圆地不方，天圆地也圆的。他本北京人，二十来岁迁居江苏吴县，清初政权不稳，南方正三藩之乱，他趁机躲入太湖洞庭山，这时节怕是扎扎实实读了书的，白象牙出来之前，也曾修炼千年，刘献庭躲进深山成一统，也是读书修炼的意思。

三藩乱平，天下一统，这家伙坐不住了，游山玩水，走村入户，东去庙，西访古。刘献庭在家吗，不在，去哪了，可能在泰山；刘献庭在家吗，不在，昨天不是听说回家了吗，嗯，昨天子夜时分回家了，今天三更又出去了。去南岳衡山

了吧，好像是。问者赶去衡山，衡山和尚说：他刚离去，天大地大，不知他往何处去。

刘献庭后来参加工作，在徐庵庵幕府当差，徐庵庵者，是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。顾舅抵死不入清廷，却不妨其外甥当大清要员。刘献庭是其秘书组组长，秘书活计是特别辛苦的，是左膀右臂，阁下什么时候见要员们一下子有手，一下子没手呢？手不离身的嘛。刘献庭却是常常不见踪影。哪里去了？不晓得，“而刘好游，日必出，或兼旬不返。”

别以为刘献庭是要公子，刘献庭是访问学者呢，访山访水，访农访巧。刘公学问博洽，涉猎广泛，他研究历史学，他研究地理学，他研究一门蛮僻的学问，叫音韵学，他留下了《新韵谱》，为后世语言学家惊艳。历史学，或可以关起门来做高头讲章，地理学又如何坐而论道？尤其是方言音韵，必须去全国各地采风，去与农民对话。刘献庭到处走，不是游山玩水，而是访山问水。

刘公当差徐幕，有同事叫万斯同，万老了不得，一是气节了不得，他抵死都不入清廷，后来入清廷，不是去做官，而是去修明史，去了清廷，也坚决拒绝官阶，以布衣参史事，不署衔，不受俸，入京修明史，工资都不要；二是学问了不得，于史馆十九年，以所学之长，撰成明史列传300卷、明史表13卷、宰辅会考8卷、河渠志12卷，最终手定《明史稿》500卷，他自己的著述也是非常宏富的。

刘公与万公，同时当差徐幕，然则两人个性大不同，一个是静如松，一个是动如兔。万公坐在家读书，屁股坚如磐石，半天可以纹丝不动，“万终夕危坐读书，或瞑目静坐”，刘公呢？终日行走在路，屁股不落座。一个是读万卷书，一个是行万里路。万卷书难兼万里路，

行路难读书，读书难行路。

刘万两人，关系要好，互为知心。刘公当访问学者归来，必去万公家，小酒不醉人，佳茗可醉人，两人一杯杯喝茶，畅谈甚欢。

文人恶境是文人相轻，互相瞧不起，互相诋毁，已成文人士界歹道，且不提；文人佳境是文人相亲，称兄道弟，你姐我妹，你给我点赞，我给你打赏，你给我发文章，我给你做评论，原来以为这是文人好关系，读了刘万故事，才知佳者未必佳，互相抬举固然好，互相吹捧好在哪儿呢？或许，文人间最好关系是文人相补吧，以读书之所长去补行路之所短，以行路之所长去补读书之所短；以知识之所长去补见识之所短，以见识之所长去补知识之所短。文人与文人，是互有所长，各有所短的，文人间各不保留，各自奉献，这个境界啊。

刘公与万公合作了相当一段时间，后来徐庵庵去官，幕府解散，刘公回江苏，万公留下来著《明史》。刘公对万公说：哥们儿，一起回去，你出读书，我出行路，咱们合作，著大著，“不如与我归，共成所欲著之书”。此想，真是奇妙啊，实践与书本天衣无缝，无缝对接，那将是一本什么样的大著作呢？有人抬杠曰，两人著书名如何署，谁先谁后？利如何分，五五，还是六四？您啊，不是小人之腹，是今人度古人之腹。

万公听了这个建议，拍掌叫好，击掌称妙，连声答应，要得要得。然则，设想归设想，理想归理想，设想与理想，到头来成了梦想。万公不是恋栈，他是《明史》未成誓不归，为故国作史，其中有相思。待到《明史》成，他要去践同著奇书之然诺，刘公已然道归西山，“其书星散”。不久呢，万公归而不归，最后魂归京都，“及万卒于京，书亦无存矣”。

父亲的老玉烟斗

□王继怀

父亲有一把宝贝烟斗。这是外公送给他的结婚礼物，一把流传了几代人的老玉烟斗。

记忆中，父亲清晨起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拿张小板凳，走到我家门前的那棵老梨树下，坐在那儿用他的宝贝烟斗抽一会儿烟，然后去地里干活或去大山里放他的老黄牛……

父亲抽烟，抽得很厉害，不但早上起床抽，就是上床睡觉前，也要抽一会儿，有时甚至半夜醒来，也会披着衣半躺着，点上烟，抽一会儿，再睡。

父亲的老玉烟斗和他的烟袋是随身带着的。去地里干活，去那条长长的窄窄的沿河小街赶集，或去走亲戚，他都会带着。

这个习惯，他保持了几十年。

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，他从小山里干活回来，回到家想抽一口烟，结果烟袋不知在哪里丢了，没了烟袋的父亲坐立不安。那时，正是吃中午饭的时候，父亲顾不上吃饭就返回山里去找烟袋。他饿着肚子在大山里来来回回找，找了差不多一个下午，终于在一棵大梓树底下找到他的烟袋。找到烟袋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，也忘了还没吃中饭，就立即从烟袋掏出烟，放进烟斗，点燃，猛抽起来。

因为抽烟，父亲的牙齿和夹烟的手指，都被熏黄了。

大山深处的老家，村子的男人也

大多抽烟。小时候，在地里干活回来的男人们常常会聚在我家门前的那棵老梨树下抽烟。有用烟斗的，也有用纸卷着抽的……

从烟袋里抓出一小撮烟丝，塞进烟锅，把烟点燃。那时，村里人是不用打火机的，点火器是火镰加打火石，当然也有用火柴的。用打火石的，会用火镰侧面使劲擦打火石，用擦出的火星把烟点燃；用火柴的，会打开火柴盒，抽出一根，往边上擦，“扑哧”一声燃出火花，然后把烟点燃。

当然，也有烟叶抽完了或忘带点火器具的，这时边上的人就会慷慨“救援”。烟点燃后，乡亲们就开始吧嗒吧嗒地抽起来，一边抽，一边聊家常、说八卦……

在村子里，谁要是有一把好烟斗，那是会让人羡慕的。父亲的这把老玉烟斗自然也让村里人很羡慕。吸过父亲烟斗的乡亲们都说，同样的烟叶，在父亲的烟斗里，吸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村子里很多人想拿自家的宝贝来换父亲的老玉烟斗，也有出高价来买的，但都没有打动父亲。父亲像对家珍似的珍爱着他的老玉烟斗。他常说：“我这把老玉烟斗是传了几代人的，就是拿个金元宝来，我也不会换。”

父亲抽着烟，操心着他永远操心不完的事。他要操心我们兄妹的学业，要操心地里的农活，还要操心我们家

的生计……

那是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下午，为了给我们兄妹筹学费，父亲在犹豫了很久之后，很不舍地把他的宝贝烟斗卖给了。

父亲卖烟斗的那天我很伤感，一个人偷偷地躲进屋后的山里，默默地坐在一棵老松树下，泪珠不断地往下掉，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，将来一定要把父亲的老玉烟斗赎回来。

参加工作后，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在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这把几易主人的老玉烟斗，当我向买主说明情况后，买主被我感动了。在父亲生日的时候，我把赎回的这把老玉烟斗作为礼物送给了父亲。看到曾经的烟斗再次回到自己手中，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
前年，年过古稀的父亲在地里干活时，不小心受了伤，住了一次医院。这也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，平时，他连去乡卫生院看病都很少。负责给父亲治疗的医生看了父亲的胸透图后，对父亲说：“烟不能再抽了，再抽的话，恐怕身体难以康复。”在医生的建议下，父亲竟然把抽了几十年的烟给戒了。

尽管父亲现在不抽烟了，但那那被他视为家珍的老玉烟斗却一直宝贝似的放在他的床头，有时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还会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，也常会讲讲这把烟斗的故事。

云淡风轻女学者

□刘根勤

7月22日凌晨，陈蕴茜老师在江苏人民医院因病去世。

满脑子浮现出陈老师的绰约风姿与温婉笑容。印象中她是70后，一看资料是1965年的，历史学领域的女性学者少，年轻的更少，年轻而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风毛麟角，陈老师无疑就是这样的人，奈何天不假年！

1997年，我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，那时的南大历史系真是阵容鼎盛，世界史以英国史的钱穆教授领军，国际关系史由时殷弘教授主导，古代史以蒙元史的陈得芝教授为尊。陈蕴茜老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，当时还没带研究生，在众多大佬面前，是标准的小儿女情态；在学生面前，她也不像老师，而像同龄人，甚至比我们还年轻。

我是以本科同等学力考上的，要补两门本科课程。我选了陈老师的近代史与高老师的现代史。那时我们习

惯了白发苍苍或气度端严的男学者，突然来了一位身着旗袍雍容曼妙满脸笑容的年轻女性，不禁眼前一亮。陈老师介绍自己的名字时说，茜是红心的香草，父亲给自己取名时，是希望自己品德高尚。

有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，满清留下来的最好文化就是旗袍。他要是做校长，会建议女教师都穿旗袍。台下的我们心知肚明，他说是陈蕴茜老师。

有一次，有同学说陈老师在《近代史研究》上发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杂志发表文章的门槛很高，对年轻人尤其如此。我们问她，她说就是“练练笔”而已。我们回到宿舍说起这事，有同学说“想死的心都有”，人不能和人比啊。

后来才知道，陈老师就是这样的气质，哪怕是前几年罹患重症，她都不愿意调课和少带学生，哪怕是和她的父亲隔天动手术，她都是云淡风轻。这

的确是南京范儿，民国范儿。

陈老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，是国内较早倡导和践行新文化史的学者之一。她的学术论文是极其规范的，而规范就意味着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劳动，她经常“泡”档案馆。几年前，我听说陈老师出版了一本《崇拜与记忆——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》专著，60多万字，被视为国内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。

陈老师年龄不算小，但在历史学界仍然十分年轻。她有一项殊荣——国内历史学界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学者之一，她在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数十篇论文，涉及近代公共空间、城市婚姻、历史记忆等领域，得到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和广泛征引。

无论是优秀的代表作，还是一以贯之的研究水准，或者行事立身风格，作为女儿、妻子、母亲的她，都是完美的。

暑期戏水 两类户外水域高危预警！

1 海边 远离“离岸流”

辨别：从岸边观察，一排海浪碎浪中间有中断的平静区域

危险：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暗流汹涌，快速将人拖向深海

- 自救：1. 不要企图奋力逆流游回岸边；
2. 吸足气令身体浮起，或借助浮具漂浮，等待救援；
3. 游向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，待脱离离岸流区，再转向游回岸边。



2 漂流 当心“白水區”

辨别：水流湍急，水面上出现大量白色浪花

危险：因水中混有空气，浮力明显降低，很难游泳和呼吸，容易发生淹溺

- 自救：1. 如遇翻船，尽量抓住船边；
2. 无法抓船时，采用自我确保姿势顺流而下，头朝上游，脚朝下游，抬头观察下游，两腿并拢伸直脚尖略翘，两手抓紧救生衣领口。



文案：林清清 专业指导：广州市红十字会水上救援队队长高峰 海报：杜卉